

台北帝大的大學組織與校園文化

鄭麗玲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現 任：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學 歷：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

經 歷：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代表著作：《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博士論文）

《百年風華北科校史》台北市：台北科技大學，2008 年

《臺北工業生的回憶》台北市：台北科技大學，2009 年

授課大綱：

一、生活脈絡中的台灣棒球

二、台北帝國大學學校組織

（一）草創期的校務運作

（二）文政學部教授會與學部長的「鬥法」

（三）理農學部的大家長—大島學部長

（四）醫學專門部獨立事件

三、各學部的師資陣容

（一）文政學部

（二）理農學部

（三）醫學部

（四）理學部

（五）工學部

四、台北帝大的校園文化

（一）1938 年的學生生活調查

（二）學會、學報刊物的學術活動

（三）日常生活與教養文化活動

(四) 閱讀傾向的文化現象

五、臺北帝大學生家庭背景與畢業出路

(一) 出身背景

(二) 畢業後的就業意向調查

(三) 畢業生的出路—以文政學部為例

六、結論



台北帝國大學組織與校園文化*

鄭麗玲

前言

日本在明治政府時期引進歐美近代大學模式，東京帝國大學的模式，最後擴張為「帝國大學群」，直至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有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京城、臺北、大阪、名古屋九所帝國大學。帝國大學群是日本政府以國家有限的教育資源與經費，全力投注於學術研究與近代知識人才的培育，以求快速趕上西方國家。此後，各區域的帝國大學亦都具有相同的任務。不論是位在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或是殖民地朝鮮、臺灣的帝國大學，均集中該地區大量資源與教育經費。以東京帝大為原型的日本舊制帝國大學群，都置有大學院（類似今之研究所）、學部以及具研究機關性質的研究所，東京帝大所建立之分科大學教授會(學部教授會)與講座制，也都被其他帝國大學所援用，成為帝國大學群的識別特色。

一、學校組織與草創期的校務運作

台北帝國大大學設立時是根據 1919 年公佈的「帝國大學令」，綜理臺北帝國大學各項校務為「總長」一職，各學部則設置「學部長」—綜理該部之事務。但總長與學部長不能獨斷獨行，學部教授對於教務與教學有相當的權力，具體的機關則有「評議會」與「教授會」。根據帝國大學令第七條規定，評議會審議的事務有：1.學部中的學科設置與廢止，2.關於講座的設置及廢止之諮詢事項，3.大學內部的規則，4.文部大臣或帝國大學總長諮詢的其他事項。台

北帝國大學之「評議會」為總長最高的諮詢機關。由各學部長（相當於各學院長）及學部教授（相當於各學院教授）互選出兩名代表擔任評議員。台北帝大的實際運作，評議會亦擔負重大校務的決定權。¹同樣地，各科學部長因具有類似「分科大學」校長之權力，²綜理各該學部的種種事務，但需獲得教授會之同意與認可。

台北帝國大學草創時期，大學內部「民主」與「自主」並不能運作，而由幾位創校元老主導校務。例如首任總長幣原坦，在創校之初綜理各項事物，甚至連向中央法制局提出設立申請書亦由其親自草擬。理農學部的建立過程則大多依照當時農林學校長大島金太郎之議，理農學部的教授也多半根據其建議招聘，大學成立之後，大島順理成章的成為第一任理農學部長。

隨著草創期結束，代表校內民主的教授會功能才逐漸發揮。先以縱理大學的總長而言，台北帝國大學因位於殖民地，最初兩任總長並未依照帝國大學慣例，由教授推舉總長與學部長，然而當校務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台北帝大教授內部亦蘊釀自主力量。1941 年台北帝國大學第二任總長三田定則辭職，各學部教授會仿照日本國內帝國大學的慣例，實現大學總長由教授會推舉之原則。因此台北帝大第三任總長，是由各學部教授集合於文學部會議室，先自校內、校外選出總長候選人，再於其中決選出總長。³然而這種所謂的自主權，並不必然具有與官方「對抗」的意味。在戰前的日本，由於帝大教授具帝國官吏身份，台灣總督對這群具有學官身份的教授也相當尊重，各官方機構與台北帝大各學部教授之間人員與技術、資源交流非常密切。

（一）村上文政學部長與教授會的紛爭事件

¹例如 1941 年預科設置，校舍到底應該設置在校內或另尋他址，評議會討論以使學生多親近自然為由，選定士林興建預科校地。

²這是因為最初的「帝國大學」，即後來的東京帝大，是由多所「分科大學」如「醫科大學」、「農科大學」等組成，這些分科大學後來成為所部，分科大學長則成為學部長。

* 本文曾發表於 2008 年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主辦「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

³松本巍·荊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台北：手抄影本，1960 年，頁 33。



依照日本國內各帝國大學實行的慣例，校內人事與其他重要事項，由教授會之討論。由於草創之初人事制度不備，初任學部長便容易流於獨斷。此在的文政、理農兩學部，均造成問題。先從文政學部來看，第一任文政部學長藤田豐八 1929 年死於任內，由南洋史專攻的村上直次郎繼任，村上為人剛直不喜學生參與學會活動。



圖 1：1929 年 8 月 24 日《台灣日日新報》刊出村上就任新學部長



圖 2：以南洋史研究馳名的村上直次郎

接續藤田的在村上直次郎，卻在 1932 年任內爆發文政學部教授會因不滿學部長的專斷，連日連夜舉行教授會，將學部長摒於門外，激烈的討論大學自治權之爭取，並商議對策。



圖 3：1932 年 6 月 28 日《台灣日日新報》刊出村上辭學部長，安藤繼任

當時幣原總長與台灣總督府既不積極的介入，要求教授會接受任何決議，同樣的也不對村上進行任何處分，人事紛爭在校園悶燒，長達半年之久，僅在村上辭任時稍稍見諸報端：「引發所有問題的村上台北帝大文政部長權衡週遭情勢，向文教局提出辭去文政部長，但仍留在台大保有南洋史講座。」⁴繼任者是教授會所推舉出來的文政學部推舉的安藤正次，風波終告一段落。總督府看似兩方不得罪，但以結果論可說是任由村上之意，直到任滿。此後文政學部長為三年一任，每任於六月初交接。

（二）沒有任期的理農學部長——大島金太郎

理農學部首任理農部長的大島金太郎，曾任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部長，後來並擔任總督府農林學校校長，有完整農政與農學資歷，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的設置細節均由其擘畫。理農學部教授松本巍即指出：「創設台北帝國大學計畫，係由伊澤和幣原聯合擬定，使其實現者則為當時之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部長兼高等農林學校長大島金太郎從中策劃之切，不可沒也。渠在協議台北帝大創設時參加帷幄，尤其關於理農學部問題上殆以渠之意見為依歸」。⁵由於半數以上的理農學部教授，多由其所聘任，農學方面更有不少教授曾師事大島，大島偃然為理農學部大家長。因此，大島任內的教授會功能不彰，學部長權限之相關規定付之闕如。大島金太郎擔任理農學部長的期間，沒有任期限制，不需任課，經費分配無人敢質疑。

此一情況直到 1934 年大島因病死於任內，理農學部的教授會才能開始發揮功能。松本回憶說：「教授會空氣一變為相當民主，尤其是開教授會時第一件提出討論的問題，幾乎是『自天而降』提到各講座研究費問題……」。⁶大島擔任學部達七年之久，直到大島死任上，學部長一職才能回歸體制，由理農學部教授會選出理農學部的青木文一郎擔任學部長，確立了理農學部長兩年一任的任

⁴ 《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6 月 28 日，夕刊 1 版。

⁵ 松本巍著，荆通林譯，前引書，1960 年，頁 4。

⁶ 松本巍，前引書。



期制及理農輪流的默契，學部長亦規定必需任課。由於大島輩份高，又是創校功勳者，理農合併亦為其一手擘畫，因之他在任時頗能壓住理農兩範疇之不同理念，大島金太郎與後，理農學部嫌隙日益檯面化。由於大島是農學系統，理學部自認長期受到農學部的壓迫，雙方在學部長選舉或校內其他事務上經常出現不同步調，甚至互相傾軋的情況。

文政與理農學部之教授會在創校五至七年間開始發揮功能，全校性質的評議則自 1941 年推選第三任總長，其功能亦漸齊備。創校之初的「人治」情況漸褪，大學組織逐步正常運作。

（三）醫學專門部獨立事件

原本創校時計畫成立的醫學部，由於經費與總總考量，未能於 1928 年與文政、理農學部一起成立，終在 1936 年成立，惟，卻未循理農學部之例，由校地所在之台北醫專升格為醫學部。台北帝大醫學部在台北醫專校地成立，原台北醫專成台北帝大附屬醫專。但醫學部輕視醫學專門部，附屬醫學專門部校友師生亦群起反彈，醫學部與附屬醫專之間矛盾重重。甚至有附屬醫專的學生一直穿著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制服，第一屆附屬醫專畢業生仍以第十六屆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自居，以示對附屬醫專的不認同。醫學部方面態度亦強硬，醫學部先有景福會成立，希望成為醫學部與醫專共同的校友會，但創設後醫學部師生不願加入，另組「東寧會」，與附屬醫專校友會「南溟會」互不相讓。三田定則任醫學部長期間，提議醫學部自組學友會，退出台北帝大學友會，遭到文政、理農學部的反彈，當時幣原總長亦拒絕。1938 年三田擔任總長後仍獨斷的解散台北帝國大學友會，招來各方之抨擊。

1939 年爆發附屬醫專學生集體血書連署請願書，要求從醫學部獨立。此一行動獲得全台以「南溟會」為主體之醫專校友的支持。1939 年 3 月出刊的「南溟會會報」，刊登附屬醫專的獨立訴求，希望增加學生錄取人數，回復到醫學部設置之前八十人的招生數量。增加專任教師的人數，減少醫學部教授、助教授在醫專的兼任。最終目標則是完全自醫學部獨立出來，遷移校址至南部

台南、高雄、屏東等地，成立以熱帶醫學為基礎的醫學專門學校。⁷醫學專門部獨立事件可說是當時醫專部的學生運動，並有日人校友組織「南溟會」策動，拒絕承認醫學部，穿著醫專制服，激烈向總督府提出血書陳情。

附屬醫學專門部的台灣學生，則對於醫學部與醫專的糾紛甚感困擾與不安，或擔心醫專訓練不足，或是醫專最後將會停止招生，醫學部成為台灣醫學教育唯一的機關等種種懷疑。⁸尤其因為醫學部成立，該年醫專的招生錄取即由原本的 80 名減至 40 名，這在當時公學校入學人口膨脹，中等學校也增加的情況之下，台人學生間的競爭更加激烈。設若醫專最後停辦，醫學部擴充，台灣學生在高等教育機會上原本就已處處受限，此後勢必更加嚴重。台灣學生為愈趨激烈的升學競爭考慮，莫不贊成醫專於高雄或屏東獨設校。

何以農林專門學校轉成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毫無問題，而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則否，應可從就學學生族群差異來看。台灣醫學教育最早的醫學校原是僅收容台灣人就讀，1918 年為使日人亦能就讀，以「專門學校令」在醫學校內成立附設醫學專門學部，以招收在台日人。台灣人的醫學校附設醫學專門學校後，台日人學生即有摩擦。1920 年發生台日學生互毆事件，雖然堀內校長秉公處理，卻遭到民政長官加來賀之譴責處分。1922 年台日共學後，考入醫學專門學校的台灣人越來越多。但次年台人醫學校停止招生，台灣學生便只能競爭原為日人醫專所分給台灣人的部份名額。

台大醫學部與附屬醫專的獨立鬧劇，終究僅是「在台日人」圈中的「茶壺內風暴」，對當時以醫專第十六屆台北醫專生自居的日籍學生而言，從校名台北醫專到台北帝大附屬醫專，僅是對舊身分歸屬的眷戀，與醫專教學資源被分割的不滿。但是，縱觀台灣近代醫學教育發展，醫學教育機關在不斷提昇層級的同時，「技術性」的將原本沒有日本人的教育機構（如醫學校到醫專的過程），開放更多教育資源包括「內地」（指日本本土）與「在台日人」的日本人。對台籍學生來說，不僅無法享有太多改制後的教育資源的機會，甚至連原

⁷ 「醫學專門部獨立運動經緯」《南溟會會報》第 11 卷第 1 號。頁 4-6。

⁸ 謝巧烽〈崎路に立つ醫專〉，《磺溪》記念號，台北：台大醫專磺溪會，1938 年。頁 25-28。



本僅有的教育資源也被排擠，這種制度設計出差別，是在這樣的「學生運動」完全看不到的相關訴求。

醫專獨立計畫雖然並未成功，不過當時在南部成立一所熱帶醫學的專科學校，曾引起台南與高雄等地方政府與有力人士競相爭取，最後雖因為戰爭局勢變化太快沒有實現。但是唯一的台北帝大台灣人教授杜聰明，在戰後以私人之力完成，這是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高雄醫學大學之前身高雄醫學院。

二、各學部的師資陣容

1925年隨著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設置與台北帝國大學即將成立，日本國內各帝國大學開始競逐這一塊「學界大餅」，各派「學閥」莫不卯足全力，將本校畢業生出路擴張到台灣來，由於預料台灣新成立之帝國大學，應會從幾個學校改制升格，因此，先從既有之高等學校、醫專與農專著手，安排門生、故舊出任教職，以搶得先機。

（一）文政學部

文政學部教授東大出身與京大出身者旗幟鮮明，旗鼓相當。東大、京大兩校文學科的研究取向不同，以中國學研究為例，東大派偏重於儒學、哲學，京都派則比較實事求是。⁹根據東洋文學科畢業吳守禮之看法，東大的《斯文》與京大《支那》雜誌，分別代表東京與京都兩地學風傾向，有如中國學術「漢學」與「經學」之對立，「今文」與「古文」之區別一般。哲學科講座中東洋哲學、心理學是東京派，哲學、哲學史講座、東洋倫理學便是京大派。史學科東洋史學、南洋史學講座為東大派，國史、西洋史學講座便是京大派。文學科國語學、國文學第一講座為京大派，第二講座便為東大派。

⁹ 根據東洋文學科畢業吳守禮之看法。從宜生（吳守禮）〈台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台大校友雙月刊》2001年11月。頁16。

即ち京大派 と東大
派である。これがため小山田教授
が大阪商大に轉任して以來四年間
財大の教授は未だに任命されて
ゐない、教授の任命には教授會で
過半一致の承認を要することにな
つてゐるからだ。であるからこれ
では恐らく永久に任命が出来ぬだ
らう、その他西洋史學、史學、地
理學の一講座は開校以來専任教授
なく化學、熱帯醫學なども

圖 4：1935 年 2 月《台灣日日新報》有關台北
帝大之報導

由於東大派與京大派的傾軋，兩派鬥爭波及課程開授計畫，甚至見諸報端。1935 年 2 月台灣日日新報就以「沉滯的台灣學界」斗大標題，直指台北帝大學部有京大派與東大派之別，教授會因流派不同互相牽制，校內學閥暗鬥。¹⁰由於教授任命必需教授會成員全部同意，致使有些必需學科甚至無法產生專任教的教授，其中又以文政學部最多，包括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講座，至 1928 年開校以來迄報導當時都沒有聘入專任教授。

文政學部長前四任，率皆出自東京帝大文科，幾乎東洋史、南洋史、國語（日文）、（中國）哲學更替一輪，自第五任矢野禾積始出自京都帝大英文科，而學生人數最多的政學科，卻無一人出任過文政學部長。¹¹

（二）理農學部

如前所述，台北帝國大學籌劃之時，任職高等農林學校長的大島金太郎對理農學部的籌畫深具份量。大島金太郎是札幌農學校早期畢業生，來台之前已是東北帝大農科學（原札幌農學校）教授，在農學方面的師資上，札幌系統的師資有相當之優勢。大島金太郎擔任台北帝大理農學部首任部長，並兼附屬農林專校主事，任期一直持續大島金太郎因哮喘併發心臟病死於任內為止。同為札幌系的理農學部教授松本巍回憶：「大島氏……為本大學創立者之一，且

¹⁰ 《台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7 日第 7 版。

¹¹ 矢野之後為土俗人種學教授移川子之藏、最後一任是哲學史教授岡野留次郎。



頭腦明晰，理農學部教授中，過半數為渠之後輩或曾師事稱渠為恩師者，因此之故在部長處事上有獨斷之處，然渠在世時學部長內不曾發生如文政學部一樣的紛擾」。¹²松本巍也是出身札幌系統的教授，說法自是保留了些，若說當時台灣的農學由札幌農學校出身者把持，大島金太郎具有學閥之霸氣應也不為過。

大島既是台北帝大理農學部及附屬農業專門部主事者，台灣高等農業教育系統全部包攝其下。此外，在此之前他亦擔任中央研究所農業部部長一職，因此 1920 年代無論農政單位與農業教育，大島金太郎都有相當人脈，形成所謂札幌派與農試場派。根據台灣日日新報之報導，在台北帝大亦理農學部除了理、農傾軋之外，農學尚有札幌派與農試場派的對立。¹³

1926 年為了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時師資所需，總督府先將日後台北帝國大學教師，以農林專校及台北高等學校教授之職位聘任，隨即指派為海外研究員，進行為期一年至三年不等，至歐美諸國參觀視察或加強專業的研究。其中，以台北高等學校教授聘任者，多為日後文政學部初期教授，以農林專校教授聘任者，則往往是日後理農學部的初期教授。該年農林專校十名在外研究員中，便有五名教授出身札幌農學體系(指從札幌農學校、東北帝大農學科、北海道帝國大學)，原台北醫專教授杜聰明則以植物學研究名義也列名外派教授之林。

由於理農學部當中農學以札幌系人馬絕對多數，與理學的系統完全不同，戰時體制雙方搶食軍需研究之大餅時，彼此間的矛盾更是激化理農學部分離之時機，終在 1943 年理農學分別獨立。此後，農學部教授陣容其中學部長素木得一一是札幌系出身，二十名教授中有十四名札幌系農學出身，比例高達七成。助教授十五名亦有四名為札幌系，亦佔有二成六之比例。

台北帝大農學部教授之出身來源不僅代表人才的流動，也顯示札幌農學的學術傾向紮根於台灣。札幌農學校早在 1887 年已開設植民論課程，台北帝大農學科的課程中，列有兩學期每週各三小時必修課的「農政學」。「植民學」

¹² 松本巍·荊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 24。

¹³ 台灣日日新報 1935 年 2 月 7 日第 7 版。

則在農學科有一學期每週三小時選修的「植民學及熱帶植民史」，農藝化學科亦列有兩學期每週三小時同名的選修課程，林學科則開設植民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農學科亦開設農政學、植民學。教授植民學及農政學相關課程教師，是札幌系的根岸勉治。¹⁴1926 年札幌農學校五十年校慶時總長佐藤昌介曾提到，

「隨著時局之進步不已，更須加緊培養出國土開發所需之賢才，而北海道帝國大學隨國運之發展，也日益擴張進步，現在仍然在這個方向上，往後五十年其發展定將更為擴大。」¹⁵從台北帝國大學農學部資師來源，亦可以看出北海道帝國大學隨日本國運擴張的蹤跡。

（三）醫學部

台灣準備設置大學之初，由於向來各方公認當在殖民地設立以實業為主的大學，因之，由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以下以台北醫專泛稱之）昇格發展為醫學部的呼聲很高。台北醫專教職遂成為各界關切的焦點，教職每有懸缺，校方立即受到日本各帝國大學的關切與施壓，紛紛推薦我派校友角逐，一掃醫學校前期師資聘任困難的窘況，形成另一種困擾。¹⁶此一情況持續到 1924 年台北帝國大學確定先設文政與理農兩學部，醫學部暫緩成立，才見緩和。不過，影響所及，1923、24 年醫學專門部的教員缺額全部補滿，一直到醫學部成立之前，人事異動大為減少。

1936 年醫學部成立，由東京帝大退休教授三田定則內定為學部長，並於成立前一年在日本物色醫學部教授人選。該年森於菟即將前往台灣旅行，三田即前往拜訪並說明台北帝大即將設立醫學部，教授陣容將自全國各大學當中選出自己能信賴的人出任。三田告知解剖學將有兩講座，其中一講座已決定為京都帝大出身的金關丈夫，所以無論如何希望森於菟接下另一講座。三田尚提到：「因你今年夏天即將前往台北，有一事需先讓你知道，由於總督府醫學專門學

¹⁴ 《台北帝國大學一覽》台北：該校編，昭和 3 年版，頁 59-66,77-84。

¹⁵ 《北海道帝國大學沿革史》札幌：北海道帝國大學，1926 年。頁 1。

¹⁶ 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1997 年。頁 40。



校如何處理尚未決定，所以現地關係者（醫專教授）相當神經質」。¹⁷金關丈夫是原臺北醫專教授，京都帝大醫學部畢業。森於菟考慮金關師事足立文太郎，足立與森的叔父小金井兩人的交情很好，因此與金關在解剖學教室當可合作愉快。除了森於菟之外，三田找來亦是東大出身，在北海道任助教授的小田俊郎先赴台灣為醫專教授，協助處理醫學部成立台灣方面的事務。

台北帝大醫學部在官方政策下，幾乎是藉醫專的校地與硬體資源成立。但是和先前藉高等農林學校資源成立的台北帝大理農學部不同的是，醫專教授沒能像高等農林學校在校長大島金三郎的庇蔭下，進入台北帝大理農學部。醫學部在三田一手挑選之下，以自己人（主要是東京帝大醫學部）為基本班底，多數教授均聘自國內，排除由台北醫專教授升任。此舉引起醫學專門部的教授極端之不滿與反彈，1937年醫學部教授僅金關丈夫、杜聰明與橫川定由醫專教授榮升。醫專內科學、熱帶病學教授小島壽二與病理學法醫學教授久保信之則於升任醫學部教授後，旋即辦理退休。次年除了外科的澤田平十郎與病理學講座武藤幸治升任醫學部之外，其他資歷足夠之醫專教授眼見榮升無望紛紛退官（退休）。

其中，尤以醫專產婦人科迎諧退職開業引起最大的注目。迎諧畢業於京都帝大醫學部專攻婦產科，1902(明治 45)年為京都帝大講師囑託，1913 年擔任長崎醫大教授，隨即被臺灣總督府招攬至臺北醫院並兼任醫專教授，論資歷或輩份均足以升任醫學部產婦人科講座教授。1938 年發佈醫學部產婦人科由 1925 年畢業自東京帝大的真柄正直擔任，迎諧不甘此一侮辱於該年辦理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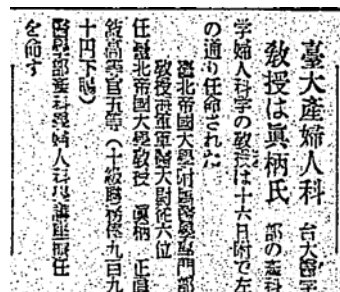


圖 5：《台灣日日新報》1938 年 3 月 18 日 7 版

¹⁷ 森於菟，昭和 46 年「日記摘要」，引自《東寧會 40 年—台北帝大醫學部とそのこ後》，東京：台北帝大醫學部同窓會東寧會編，1978。頁 110,111。

1936 至 38 年間共十一名教授自醫專退休，使得醫專學生與校友更加不安與不滿，遂有前述拒絕穿著附屬醫專制服的學生抗議風潮。台灣醫學教育從草創時期醫學校師資難尋，到後來台北帝大醫學部時代學閥競逐，景況真不可同日而語。

（四）理學部

從理學部教授出身學校來看，理農學部創設之初，理學教授多來自東京帝大，農學則以北海道帝大出身者最多，兩學部師資來源涇渭分明。台北帝大創設之初，受經費之限而將理學與農學合為一部，而農學又因創部元老大島金太郎之故，長期享有較多的資源，理學部門教授之不滿可以想見。1943 年理學部終於自農學部中獨立出來。理學部教授、助教授除了少數幾位出自東北帝大與其他學校之外，均為東京帝大系統，此外 1933 年自台北帝大理農學部畢業的自家人，也有四位從助手進入師資系統，最後升至助教授。當然，毫不令人意外地，這兩位均是日本人。

（五）工學部

工學部創設計畫，與 1930 年代台灣工業化的進程息息相關，另外也因應戰爭研發之需，因而在戰局最緊張之時，仍勉力成立。電力建設攸關工業化之動力來源，因之參與工學部創設委員會中，亦有台灣電力會社社長。不過，整體工學部的規畫，則委之東京帝大工學部長丹羽重光與龜山直人。1943 年創部之初所網羅的師資，除了一部份目前無法查證出身學校，以及土木學第六講座擔任樋浦大三來自北海道大學之外，都來自東京帝大理學部與工學部，部份則以總督府電氣方面的技術官僚轉任。



圖 6：《台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0 月 4 日 2 版

工學部在戰火中成立，自然也被賦予「邁向科學報國」（總長安藤正次語）、「即應國家之要求」（工學部長安藤一雄語）。¹⁸工學部的器材因為戰爭之故大部份無法運抵台灣即遭炸毀，學生在短暫的兩年求學中，曾到台北工業學校借用相關專業教室實習。

三、台北帝大的校園文化

文化可以廣泛的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大抵意指人類長期生活所形成的生活樣貌，內容包括藝術、宗教信仰、語言等意識形態上層結構，可以指涉一個大區域的人群，經過漫長時間的變遷。文化難以三言兩語道盡，所謂校園文化 (campus culture)，當然也很難給予以明確的定義。校園文化可因而定義為，不同學術社群(教職員工生校友)在各自有形無形的校園空間，藉由各種創造共同記憶之活動而形成的校園特色。¹⁹然而這種校園文化之意含，著重的是由大學校方主導下所傳達的學校形象。我們想討論的是一個社群——台北帝大的學生——

¹⁸ 《台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0 月 4 日 2 版。

¹⁹ 王俊秀〈大學院校潛在課程之研究(2)——校園文化白皮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2 年十月三十一日，計畫編號 NSC90WFA0400514，頁 4。

他們在台北就讀帝國大學這段期間的學習與研究活動、日常生活與休閒娛樂，從中試圖說明他們的共同價值觀、行為模式與共同記憶。

(一) 學會、學報刊物的學術活動

台北帝大各學部不同學科均有配合該學門的學會活動。當時大學學術訓練中，學生除了修課之外，參與學會活動亦是重要之學習活動。文政學部哲學科的學會分別是哲學談話會、哲學會、心理學談話會、教育學會、通俗心理演講會。²⁰其中以心理談話會的活動較多，每年舉行多次的演講，演講人不只校內教授與學生，亦有各界人士針對心理學主題發表演講。史學科有歷史讀書會、南方土俗學會與夏季講習會，其中史學科的學生率皆以畢業論文的相關文章於歷史讀書會中發表，教授發表其專門研究成果，因此發表的演講內容有「國史專攻」、「東洋史專攻」及「南洋史專攻」的各種史學研究分科。

「南方土俗學會」由於土俗人種學講座在設計上不屬於文政學部任何一科，而是跨學科學部的講座，因此，參與土俗人種學的發表人來自各學部，除了土俗人種學講座的教授助手外，包括歷史學者台北帝大總長幣原坦、理農學部早坂一郎、山根甚信、哲學部岡田謙、力丸慈圓、醫學部淺井惠倫，任職台灣總督府職員或帝國學士院囑託的各界人士也都參與。²¹文學科的學會有國文談話會、漢文學會、英文學會。

政學科的學生人數是文政學部當中最為龐大的，學會活動更為蓬勃。政學科共有六個會，分別為私法研究會、國法研究會、台北比較法學會、法學讀書會、金曜會、政學科研究會。²²其中，根據 1938 年台北帝大所進行的學生生活調查，主動填寫自己參與校內外研究團體，政學科會的人數有 49 名，高居第一。如果考量這是無提示的調查，會在有無參與校內外研究團體中主動填答，可以看出該團體在填答學生的日常活動中，有相當程度的參與度。

²⁰參閱《學內通報》各期。亦可參閱邱景墩〈文政學部—哲學科簡介〉，收於《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台北：台灣大學台灣研究社，1996 年。頁 103,124,125。

²¹史學科的學會活動參閱《學內通報》各期，《史學科研究年報》各輯〈彙報〉欄。及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同前註，頁 79,90-98。

²²《學內通報》各期，及陳昭如、傅家興〈文政學部—政學科簡介〉，同前註，頁 21,22,64-68。



農學部生物學科有生物學研究會、地學談話會、植物分類生態學談話會等，大都於生物學相關的教室舉行。化學科有化學雜誌會²³、台灣化學會，化學雜誌會以理化教室師生為活動主體，學生與教授發表研究成果。屬農學科性質的有三學會，分別是熱帶農學會、園藝學讀書會與作物學讀書會。熱帶農學會除每回發表數篇演講之外，尚發行《熱帶農學雜誌》，以園藝學教室的學生為主力，並有教授及校外人士之演講。作物學讀書會，以作物學教室師生為主要成員。附屬農林專門部林學科的學會為「シルビア」²⁴，會長為農林專門部主事。

還有一些學會較難歸類為那一科的學會活動，理農學部中土壤肥料學談話會、以物理學教室物理學談話會、數學談話會、台灣地學會、地學談話會。各種學會活動相當多，不過規模與活動頻率不一，難以一一羅列。學部的學會活動，除配合與學會相關教室、講座的研究主題之外，通常也都提供一個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心，與其他教育單位或研究機構交流的園地，並使學生從中吸收知識，也發表自己初步之研究成果。

此外，台北帝大並於暑期舉辦夏季講習會，似乎是在每年七月中旬舉辦，目前所知較詳細的有幾次活動，例如 1935 年七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為期十一天，以歷史、物理學為主軸，歷史學由史學科教授村上直次郎、桑田六郎、移川子之藏、助教授小葉田淳、助手宮本延人分別講授「南洋史學專攻」的史學範疇。物理學由荒勝文策講「原子人工變轉」之主題。²⁵特別講演則排定總長幣原坦「台灣史の諸問題及其の解決」、及早坂文一郎發表「台灣地震の地質學的考察」。1937 年則以英文與化學為主題。²⁶惟夏季講習會對象並非台大學

²³ 1938 年的學生生活調查，理農學部 12 名學生有填寫校內加入之研究團體為化學雜誌會，是除了政學科會與農林專門部的農林學會之外，人數最多。

²⁴ 「シルビア」意即 Sylvia，是希臘神話中侍候月神狄娜狩獵的妖精。

²⁵ 此一演講發表前一年，1934 年荒勝文策參考考克饒夫－瓦爾頓(Cockcroft-Walton)1932 年完成刊登在 Nature 的人工破壞原子核的實驗成果，亦成功追試完成 $\text{Li(p,}\alpha\text{)He}$ 的實驗，建立日本第一座加速器（全世界第二座）以人工破壞原子核的實驗。見張幸真《台灣知識社群的轉變——以台北帝國大學物理學講座到台灣大學物理系為例》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頁 102-103。本次演講可能是其實驗成果的介紹。

²⁶ 《學內通報》第百三十號，頁 3。1936 年 7 月 13 日亦有舉辦，但目前只有幣原坦出席致辭的講稿，沒有活動內容。

生，而是針對中等學校或小學公學校教師的暑假進修。

為凝聚各科畢業生之情感以及學術精進，有些學科亦有該科畢業生的校友組織與刊物。如醫學部「東寧會」及附屬醫專「景福會」、「圖南會」、「南溟會」。理農學部則於 1932 年以農學科畢業生為主體成立「多加良會」，「多加良會」的命名是由大島金太郎所「欽點」，取台北古地名「大加蚋」（日文發音為「タカナ」）的同音字而成，並取其多而好的事不斷增加的吉祥之意。²⁷成立之時，大島親臨致辭，並以北海道帝大前身札幌農學校初代校長 Clark 的送給札幌農學校師生的名言 "Boys, be ambitious" 訓勉農學科畢業生。亦可看出札幌農學在台灣之淵源。

理農學部化學科畢業生雖然歷年畢業人數遠不及學生人數最多的農學科，1938 年化學科亦成立「化友會」，並出版《化友會誌》。《化友會誌》的創刊號以畢業校友間消息分享為主，由於當時中日戰爭已經進入第二年，因此還有如〈在時局下科學者的使命〉與〈學徒的使命〉等呼應戰爭局勢的文章。²⁸

順帶一提，這麼多琳琅滿目的學會、研究團體活動，單從文字資料留下的講演題目，是否真足證明當時學生參與情況？在 1938 年的學生生活調查中（關於這次調查的其他部分，將在下文討論），當時在學中的九成二的學生，提到自己加入的學校研究團體，超過十人以上之僅文政學部的政學科會(49)²⁹；農林專門部的農林學會(17)；理農學部的化學雜誌會(12)；其他被提到的研究團體都只有個位數如台灣農業經濟研究會(4)、園藝研究會(2)。東洋文學會、台大文學會、經濟學研究會甚至只有一人填答。前述許多研究團體會學會，學生在填答調查表時，卻不會認為自己有加入，也可以看出在學生日常生活中這個研究會或學會和他的關係很淺吧。

因之，學校所主導創造出來的顯性或潛在學習活動，在學生的生活文化中，是否真有深刻印象與影響，還是要稍持保留態度。

²⁷ 奧田彥〈所感〉，見《多加良會報》，台北：該會，1933 年。頁 3。

²⁸ 參閱《化友會誌》「目錄」，台北：該會編，1938 年。《多加良會報》與《化友會誌》目前都只見到創刊號，其中《化友會誌》創刊號尚為鋼版油印的形式。

²⁹ 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台北帝國大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台北：該校，1939 年，頁 40。括弧數字代表加入人數，以下同。



圖 7：各種學生刊物

(二) 生活在帝大

如前所引用的調查資料，1938 年台北帝大校方曾做過一份學生的生活調查，採無記名的方式，圖 8 是當時的調查表。從這份調查表收回所做的統計，可以看到 70 年以前大學生的生活方式。這份調查是以當時在學學生為主，總計文政、理農、醫學部學生共 212 人，加上農林專門部與醫學專門部總計有 528 名，採樣回收率高達九成二。雖然不足以代表當時所有日本大學生，但是可以看做當時在台灣台北帝大學生生活樣貌與價值觀。

台北帝大這份學生生活調查，應該是配合該年文部省教學局在日本針對高校生、帝大生進行全國性「第一回學生生活調查」，台北帝大雖然位在殖民地，但仍和內地同時進行相關調查，為區別起見，下文以台大版稱之。該年所進行的調查規模相當龐大，包括帝國大學 7 校（含台北帝大）、官公立大學 14 校、官公立高等學校 28 校、官公立專門學校 62 校、高等師範學校 2 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2 校、水產講習所 1 校、以及 12 所私立大學專門學校，總共 128 校，調查學生數高達 63028 人，以下以全國版稱之。³⁰

³⁰ 教學局《學生生徒生活調查》(上)，東京都：該局，1938 年。此外，當時除了官方的調查之外，也有研究者以這些調查項目為基準，針對學生課後生活進行相關調查，以瞭解當時學生之生活環境與生活情況。如海後宗臣、吉田昇及所撰《學生生活調查》東京都：日本評論社，1943 年。即是針對學生閱讀、運動、藝文活動、一般生活進行細項調查。

台北帝大自行出版的這份調查書，調查項目是根據全日本帝國大學學生主事(類同今之大學學務長)會議所決議的樣式，再加上一、兩項台北帝大自訂的項目而成，惟在資料中並未書明哪幾項是台灣的台北帝大所獨有的調查。根據下圖 8「生活調查票」所示，調查項目大致可分「身家調查」、「生活狀況」、「學資」三區塊，大項與日本國內無差異。全國版的部分並未出示如下圖的調查票，因此僅能從刊布的目次項目中推估其調查的項目，與台大版相較之，全國性的調查在學資方面較詳細，台大版則在生活狀況方面的調查比全國版精細。

第一區塊是屬於基本資料的身份調查。包括出生地、出身學校、入學前學歷(中等學校、高等學校、專門學校)，以及家長(父兄)職業；因為 1938 年已經是戰爭動員時期，因此有家人有無因戰爭應召入伍者的調查。此外在這部份有關學生畢業規畫的調查，我們將在本文第四部份討論。在第二區塊的「生活狀況」調查，共有十三大項，從住所、上學方式、食事、健康³¹、興趣娛樂³²、嗜好、學習狀況、閱讀種類性質、修養方式、宗教信仰、學校內外加入的團體、暑假活動、朋友。調查項目十分仔細，很具參考價值。第三區塊則是針對學費、學生日常生活所需費用的來源、支出概況調查，因為與本文主旨無關未加分析。以下我們先從第二區塊討論 1938 年前後台北帝大學生的日常生活。

³¹ 在調查表注意事項中特別說明，散步、慢跑等不需運動設備的歸類在健康項下，其他需要運動設備的則列在運動項目。

³² 興趣娛樂項目在注意事項中也有說明，填寫喜歡的電影要區分國外與日本，並附記電影類型是新聞類、文化教育、情操、人情、戰爭、劍劇等性質。在喜好的音樂項目中，需區別和樂、洋樂，並註明樂器種類如鋼琴、曼陀林(mandolin)、小提琴、尺八(日本傳統樂器，類似橫笛)。



生活調查票															◎ 裏面注意事項參照	
身 份	學 部 (第 學 年)	入 學 年 度	出 身 學 校	年 齡	出 生 地	父 兄 現 住 所	自 家 ノ 所 在 地	父 兄 職 業	配 偶	家 族	支 那 事 變 ニ 應 召 セ ル 家 族	家 計 ノ 程 度	卒 業 後 ノ 方 針			
				(數ニ年)	内地 臺灣	府縣 州廳	郡 縣 市 鎮 村		有 無	祖 父 兄 弟 妹 子 孫 等	從 軍 中 、 病 氣 負 傷 、 戰 死	家 庭 ノ 支 給 ノ 程 度				
上 學	中 等 校 關 係	中 等 校 卒 業 (修了)後 高 專 入 學 迄 ノ 年 限				高 專 卒 業 後 入 學 迄 ノ 年 限				高 專 大 學 ニ 於 ケ ル 病 氣 休 學						
	四 年 修 了	0	1	2	3	0	1	2	3	有 無 (期 間 月 年 病 名)						
生 活	住 所	市 縣 町 街 庄 番 地 方 自 宅 、 親 戚 、 知 人 、 借 家 、 寄 宿 舍 、 私 設 寮 、 下 宿 屋 、 妻 人 下 宿 、 借 間 、 ア パ ー ト														
	通 學	乘 物 利 用 { 汽 車 (所 要 時 間 時 分) 自 轉 車 (所 要 時 間 時 分) 徒 步 ノ ミ (所 要 時 間 時 分)														
狀 況	食 事	朝 食 () 晝 食 (學 內 食 堂 、 學 外 、) 夕 食 ()														
	健 康	保 健 方 法 { ラ ヂ オ 體 操 ナ ス 、 ナ サ ズ () 既 往 症 () 現 在 自 覺 症 () 病 種 ()														
現 狀	趣 味 娛 樂	趣 味 娛 樂 ノ 種 類 () 好 ム 音 樂 ノ 種 類 () 好 ム 映 畫 ノ 種 類 () 一 箇 月 平 均 閱 讀 回 數 ()														
	嗜 好	煙 草 (喫 ム 、 喫 マ ス) 酒 (飲 ム 、 飲 マ ス)														
現 狀	學 習	講 義 外 ノ 一 日 平 均 勉 勵 時 間														
	讀 物	愛 讀 ノ 種 類 () 愛 讀 著 者 ノ 著 者 () 購 讀 書 誌 名 () 催 誌 上 ノ 愛 讀 ス ル 著 者 () 購 讀 新 聞 名 () 新 聞 ノ 愛 讀 種 類 (政 治 、 經 濟 、 軍 事 、 社 會 、 學 藝 、 ス ポ ー ツ 、 觀 衆 、 家 庭 、 小 説 、 著 、 將 棋 、)														
現 狀	修 養	方 法 () 崇 拜 ス ル 人 物 、 有 、 無 { ア レ バ 共 ノ 氏 名 ()														
	宗 教	自 己 ノ 宗 教 () 家 庭 ノ 宗 教 ()														
現 狀	團 體	學 內 及 學 外 ニ 於 テ 加 入 セ ル 部 、 會 學 內 { 研 究 會 體 育 會 學 外 { 研 究 會 體 育 會 等 ノ 團 體 名 ()														
	休 暇	今 年 ノ 暑 中 休 暇 ヲ 主 ト シ テ 何 ニ 利 用 シ タ カ ()														
現 狀	友 人	大 學 ニ 於 ケ ル 親 友 ノ 種 類 (高 校 同 窓 生 、 新 ニ 大 學 ニ 於 テ 得 タ ル 者 、 其 他) 大 學 ニ 於 ケ ル 親 友 ヲ 得 タ ル 機 關 (專 攻 學 科 關 係 、 趣 味 關 係 、 寄 宿 關 係)														
	出 給	總 額 支 出 費 間 代 及 家 賃 通 學 費 世 緒 文 具 代 總 額 、 娛 樂 費														

圖 8：台北帝國大學生活調查票

1. 生活作息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學生在十點至十二點之間就寢，六到八點起床，生活相當規律。課堂外花多少時間用功呢？文政學部的學生反映有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學生課後用在學業的時間至少三到四個小時，理農學部與醫學部則是約有百分之四十。³³看起來文政學部的學生稍用功一些。

2. 食衣住行

³³ 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台北帝國大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頁 27。

到學校方式根據統計，利用的交通工具有火車、公車、火車加公車、腳踏車，徒步則佔二成三。在中等學校階段，通常距學校方圓四公里內的學生禁止騎車，一律走路上學。³⁴大學應不致有如此規定，徒步上學者應該以學寮或賃居學校附近的學生居多。76.89%使用交通工具通勤的學生，最多的是騎腳踏車上學，約有 30.66%是利用公車上學，顯見當時台北市的公車已有相當程度的發達。農林專門部則有約四成四的學生徒步上學，將近五成六學生使用火車、巴士、腳踏車等交通工具。其中仍以騎腳踏車最多，佔 27.97。醫學專門部學生徒步上學的約佔 32.27%，有超過一半(57.23%)的學生都是騎腳踏車上學。不論是徒步或利用交通工具，通學時間大都在 20 分鐘以內。食事方面，學校有校內餐廳，校外也有一些食堂，或者從自宅攜帶便當，有兩成到三成會在校內餐廳用餐。

運動方面以文政學部不運動的比率最高，佔 26.23%，理農學部次之，佔 23.91%，其他個學部與附屬農專、醫專則大約都僅百分之十幾的不運動人口。運動喜好種類或普及情況和現在不太一樣，現在台大校區有眾多籃球場，以前打籃球的人卻是很少。528 名受調查學生中，打籃球這項運動只有 18 個人填寫(5.19%)。最受歡迎的則是軟式網球。運動排行前五名分別是網球、桌球、棒球、游泳、騎馬。騎馬運動現在台灣是少數人的運動，但在農林專門部，卻是和網球並列第一的運動項目(18.88%)。³⁵醫學部也有 12.38%，名列醫學部學生運動排行第四，超過一般印象中的棒球。馬術部也是台北帝大學生運動團體中最受歡迎的人氣運動團體。從運動項目來看，台北帝大學生風行的運動和台灣社會有一段落差，或許也可說是反應這些學生某一部份是特殊階層之故。

3.興趣與娛樂

³⁴ 楊麗祝、鄭麗玲著《百年風華 北科技校史》，台北：台北科技大學，2008 年。頁 77。

³⁵ 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前引書，頁 23。



從問卷表可以看出這是開放性的調查，並不像現在調查多數有答案提示，所以列出是被所有學生自己寫出的興趣、娛樂。喜愛聽的音樂類型，喜愛讀的書、雜誌，喜愛看的電影種類，一個月平均看幾部電影。

電影從 1896 年在日本神戶放映，1930 年代有聲電影出現，電影在崛起之初已成為國家宣傳的媒介。日本統治台灣時亦曾以此一新興媒體進行對內外的宣傳，現今台灣相關紀錄片最古老的影像，大都為日治時期官方所拍攝。電影成為國家宣傳媒介後，觀影人口更加普及，電影在當時已經成為國民文化。

1940 年對大學預科及高校生、師範學校、青年學校學生的生活調查，青年學生（年齡層 18-20 歲），每個月觀賞電影次數平均約是 2 部。高等學校學生普遍有外國電影優於日本電影之心態。³⁶根據台北帝大的調查，學生平均每人每月看 2.9 部電影，其中理農學部以 3.2 部居冠。³⁷台北帝大學生看電影傾向的調查，大致與日本內地有相似的趨勢。外國電影的觀影人數超過本國電影。

更精細比較可以看出帝大生與附屬專門部學生的觀影差異。其一是，帝大生與專門部學生都看比較多的外國電影，不過，帝大生看外國電影的比重約是看日本國電影的兩倍，而專門部學生外國電影觀看次數略超過本國電影，但是差距不大。兩個專門部觀影喜好差異很大，醫學專門部看外國電影的人次超過看日本電影 2 倍以上，甚至超過帝大生。

以電影型態來看，「新聞」類在日本電影的觀影類型排行第一，其中以農理專門部看最多日本自製的「新聞」類電影。而外國電影觀影類型，則以情操類、人情類居前兩項，「新聞」類僅居第三。所謂「新聞電影」是當時國家以電影為宣傳媒介，所拍攝政令政策宣導片或地區形象記錄片。1930 年之後新聞片製作與拍攝更加熱門，除了政府部門之外，朝日新聞社、讀賣新聞社、大阪每日新聞社這些報紙集團也將戰場所拍攝的宣傳紀錄片發行，推出到電影院放

³⁶ 海後宗臣、吉田昇共著《學生生活調查》，東京都：日本評論社，1943 年。頁 86,290。作者海後宗臣、吉田昇以高等學校學生喜歡外國電影甚於本國，學生多半閱讀外國之翻譯書籍，譏笑國粹主義為愚蠢，認為高校生對本國文化精髓態度消極，令人遺憾。

³⁷ 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前引書，頁 24-25。而根據老一輩台灣人的回憶，中學生（含工業商業類學生）在校外是禁止出入電影院、咖啡館等場合，到了高等學校則通通解禁，也許因為這樣才能造成一個月平均看 3 部電影的動力吧。

映，並廣受大眾歡迎。大概可以想像台北帝大學生所看的ニュース(新聞片)，就是像「守住滿蒙」、「光輝的皇軍」、「奧林匹克」(Riefenstahl, Leni 所拍德國 1936 年舉辦的奧運宣傳片)這類在當時很風行的影片。

台北帝大學生的興趣有哪些呢？根據興趣排行榜顯示室內遊戲第一名是圍棋、其次為撞球，第三名為將棋。戶外運動則是釣魚、慢跑，文藝活動前三名依次是看電影、聽音樂、攝影。他們欣賞的西方音樂前五名分別是小提琴、鋼琴及吉他、曼陀鈴、管絃樂，交響樂與聲樂也列名前十名。和樂則有尺八、琴、三味琴。

4.崇拜的人物—孔子與希特勒並列

開放問卷中台北帝大學生寫上他們所崇拜的人物，前四名分別是西鄉隆盛(1828-1877，54 票)、野口英世(1876-1928，25 票)、乃木希典(1849-1912，17 票)、東鄉平八郎(1848-1934，13 票)。西鄉、乃木與東鄉都是維新時代的人物，乃木與東鄉分別代表陸、海軍有名將領，有『陸の乃木 海の東郷』之稱。第二名的野口英世，是近代日本最有名的醫學學者，以研究黃熱病細菌馳名，在 1928 年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時因病過世。想當然爾，在醫學部與附屬醫學專門部的未來醫者當中，野口英世獲得不少崇拜者。第五名的楠木正成(1294-1358)是受崇拜的前五名日本人中，唯一非明治維新時代以後的人物。楠木是鎌倉時代末期到南北朝時代活躍人物，他在湊川之役為足利尊氏所敗而自殺，江戶後期尊皇意識高漲，他以「忠於天皇」之姿，被認為是武士道源流，神戶的湊川神社即是供奉他。同列第五名的除楠木正成，尚有孔子與希特勒，令人愕然。

「全國版」調查中這欄調查題名為「尊敬私淑之人物」，在帝國大學所調查到的人物排序，前五名依序是西鄉隆盛、野口英世、乃木希典、吉田松蔭、楠木正成。除了吉田松蔭取代東鄉平八郎之外，人物與順序全無差異，「台大版」吉田松蔭得 5 票。吉田松蔭為長州藩士，日本江戶末年的思想家、教育家、兵法學者，被認為是明治維新精神的指導者與理論家。東鄉平八郎與吉田松蔭都是明治維新代表性人物，前者為海軍將領，後者則為理論與思想家。



從這些人物可以看出，台北帝大學生在當時受戰爭影響之下，部分學生有右派軍國思想傾向，已非過去以手捧馬克思著作爲風尚左傾青年。大學生以降群體思想的轉變，從下文的閱讀調查，也能看出遞變的情況。另一方面，從列出的崇拜人物中，亦受中、小學國語、修身課教育之影響。考量這是無提示的自由填答，「全國版」與「台大版」調查結果有很高的一致性，可視爲 1930-1940 年代日本文化圈高等教育以上年輕學子之文化指標之一。

5. 閱讀—醫學專門部愛看《台灣新民報》

如前所述，在進入台北帝國大學之前，除了部份從專門學校出身的所謂「旁系」學生之外，帝國大學是高校及大學預科生的上級學校。這些高校生總數本來就少於大學入學人數，只要通過有升學地獄之稱的中學入學考試，幾乎都能進入大學就讀，高中三年遂得以很自由的閱讀與進修。因此，這群大學生是在高校生時期即已養成閱讀專業領域之外書籍的習慣。

閱讀方面的調查十分精細，分成報紙、雜誌與書籍三類。就愛讀之報紙的調查，總體而言，台北帝大生最常看的報紙前五大分別是《台灣日日新報》、《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台灣新民報》。同年全國版的調查，帝大生愛讀報紙的前五大分別是《東京朝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讀賣新聞》、《東京帝國大學新聞》，³⁸台大的調查與全國版的差異頗大，在前述 1940-1942 年日本內地的調查中，前幾名的排序是《朝日新聞》、《東日大每》、《讀賣新聞》。³⁹

台北帝大的調查若依學部區分，則排序略有不同，做爲具台灣總督府喉舌性質的《台灣日日新報》均名列第一，其中又以農林專校有 80.42% 最高。⁴⁰文政學部 62.30%，醫學專門部 65.90% 最低，除此之外，《台灣新民報》在醫學專門部則與《大阪朝日新聞》並列第二 14.45%，這個學部是高等教育中台灣人比例高過日本人，或可能因此對於台灣人自辦的報紙，比較支持。同樣地，在

³⁸ 教學局，前引書，頁 174。

³⁹ 海後宗臣、吉田昇，前引書，頁 204。

⁴⁰ 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前引書，頁 36。

台人比例佔較多數的醫學部，《台灣新民報》的閱讀排行也高於《東京朝日新聞》，名列第三。

報紙類的調查，除了學生最常看的報紙排行外，還調查喜歡閱讀哪些欄位，出現的報紙欄有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學藝、運動、娛樂、家庭、小說、圍棋、象棋。這部份不同學部呈現的分歧很明顯，相當有意思。文政學部報紙愛讀欄位順序分別是：政治 93.44% (1)、軍事 86.89%(2)社會 86.89% (2)、經濟 85.25%(4)、學藝 83.61% (5)、運動 55.74%(6)。⁴¹理農學部則是學藝 71.74%(1)、政治 67.39%(2)、軍事 65.22%(3)、運動 63.04%(4)、社會 60.80%(5)、經濟 54.34%(6)。醫學部排序是社會 79.05%(1)、學藝 78.10%(2)、軍事 75.24%(3)、政治 70.48%(4)、運動 67.62%(5)、娛樂 53.33%(6)。文政學部對於報紙欄的閱讀，顯得比較「硬派」，先從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國家大事開始看。理農與醫學部則喜歡看軟性的學藝、社會欄，其次才是軍事政治，對運動類或娛樂比較有興趣，在醫學部中，經濟欄甚至沒有排入前六名。醫學專門部的排序接近醫學部，分別是社會(1)、軍事(2)、學藝(3)、政治(3)、運動(5)、娛樂(6)，經濟類同樣沒有列入報紙愛讀欄的前六名。農林專門部排序是軍事(1)、社會(2)、學藝(3)、政治(4)、運動(5)、學藝(6)。

這種差異也是反應不同學部學生關心的層面與性質不同，從下文第四部份有關台北帝大生對將來的規畫，對軍事相關報導興趣較高的附屬農林專門部，也是對規畫未來前往中國或海外比例最高的學部。

台北帝大生購讀的雜誌前五名分別為《中央公論》(48)、《改造》(37)、《文藝春秋》(37)、《日本評論》(19)、《國王》(17)。該年全國版的調查中，帝國大學愛讀雜誌前五則為《中央公論》(2378)、《文藝春秋》(1886)、《改造》(1779)、《經濟學人》(日文名《エコノミスト》，下略)(269)、《科學筆》(日文名《科學ペン》，下略)，(239)《國王》(日文名《キング》，下略)則名列第六，台大版的調查排序，與該年對私立大學調查的排序一致。⁴²不過，若把兩個附屬農林、醫學專門部之調查列入，則台大版排序《國王》高

⁴¹ 排序後的括弧數字代表排行。文政學部中小說 47.54%(7)。

⁴² 教學局，前引書，頁 172。



居第一位，1934 年東京市內六大圖書館針對讀者愛讀雜誌進行調查，19~24 歲的青年讀者愛讀雜誌前五名的排序如下：《國王》、《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日出》（日文名《日の出》）。⁴³可以看出臺北帝大的閱讀傾向，與日本當時國內一般雜誌出版銷售情況有相當一致性。

不過，在全國版帝大學生中排序第四、五的兩種刊物，在台北帝大的調查中，「得票率」都不高，較專業傾向《經濟學人》，僅有 2 票，專業普及型的《科學筆》，也僅 8 票，從數字看來，台北帝大(含兩專門部)雜誌閱讀取向遠較本國帝大、官公立大學、高校專門學校來得娛興取向，其中又以農林專門部為最。

以下將這幾本雜誌略加說明，首先，除了《國王》是所謂大眾雜誌之外，這些雜誌都屬綜合雜誌，有論文、評論、散文、小說，每份雜誌都有相當份量之政經評論的作者與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主要閱讀者以知識份子為主。

《中央公論》創刊自明治時代，大正時期吉野作造在此發表政治評論，是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綜合性雜誌，因此戰爭末期與具左派色彩的《改造》都遭到軍國主義強大的壓力，終在 1944 年兩本雜誌都被廢刊，直到 1946 年又復刊迄今。戰前日本自由主義者河合榮治郎就曾在其著作《學生與生活》中提到，昭和四年以來就業困難，刺激學生為了應付就職考試而購讀雜誌，特別是為了口試時應答的需求，《中央公論》與《國王》一起閱讀已經是基本常識。⁴⁴亦可說是學生之間的流行。

1919 年創刊的《改造》，以刊載社會主義評論著稱，1942 年爆發因刊登共產主義論文的所謂橫濱事件，遭日本政府彈壓，1944 年和前述《中央公論》都被廢刊。1946 年復刊後仍走勞動爭議的左派路線，1955 年停刊。

⁴³ 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國民大眾雜誌の公共性》東京都，岩波，2002 年。頁 57。

⁴⁴ 河合榮治郎編《學生と生活》東京都：日本評論社，1937 年。頁 440-441。當時口試應答何以必需看通俗性的雜誌，應與當時「時代輿論」有關。國體中心論者抬頭的 1930 年代後期，越來越多批判過去高校生、帝大生的教養的論點，例如從高校帝大生愛閱讀的綜合雜誌—如《中央公論》、《改造》之類—批評這是高踏的文化思想性雜誌，不能掌握現代日本的日常性，無視國家的現實情況。

《文藝春秋》是 1923 年由日本文學家菊池寬所創設的綜合性雜誌。不過在戰後一般被視為是比較右派（對日本共產黨、社會民族黨批判）的雜誌。

《日本評論》由日本評論社發行，也是一本綜合性雜誌，1944 年日本出版界的戰時統制機構—日本出版會成立，《日本評論》被與包括前述其他綜合雜誌整併而消失。

《國王》雜誌於 1924 年 11 月由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現講談社）所創辦，是二次大戰爆發前講談社代表性雜誌，也是日本出版史上第一部發行突破 100 萬部的國民雜誌，1928 年 11 月號的增刊號更突破 150 萬部，在 1938 年台北帝大的調查中，仍可看出他的購讀人口遠高於第二名與第三名。二次大戰期間曾因國王(king)乃敵性語而改為富士，戰後恢復原名，1957 年停刊。相較於下面四本雜誌，《國王》有比較多迎合時局的舉動，1933 年以後揭示「雜誌報國」，開啓「映畫國策」配合時局，並在雜誌刊載映畫小說。⁴⁵不過，《國王》創刊第三號封面特別用藤島竹二所繪的「春郊」，佔畫面近一半篇幅的是穿帝大制服的學生，以標榜帝大生也讀《國王》。⁴⁶由此看來，1938 年在台灣對帝大生的這份調查，也是透露殖民地台灣的首府台北當時的學生文化和東京、京都之間，可以說沒有很大的時差呀。

從這幾本左右分歧的雜誌分別列入購讀雜誌前五大，大致亦反映這時青年分歧未定之思想，大正民主期的左派理論思維作為知識青年時髦的表徵，到 1930 年代末雖然仍有延續，但對照前述崇拜人物，顯然右派國粹思想也開始獲得不少支持者。

有趣的是，雖然購讀者不多，但是女性雜誌也出現在這份無提示的開放問卷中，《婦人公論》、《婦人俱樂部》、《主婦之友》、《新女流》。⁴⁷1920 年代日本社會興起一波大眾文化潮，開始有像《國王》這種標榜不論男女老少都覺得有趣，不論學者、上班族、職業婦女都想看的刊物，當然售價也力求平

⁴⁵ 佐藤卓己，前引書，頁 XV。目前仍有《國王》雜誌，但對象為男性上班族，性質與戰前的完全不同。

⁴⁶ 京都地方報紙也曾報導針對京都帝大所作的學生讀物調查，發現《國王》的讀者超乎意料的多。佐藤卓己，前引書，頁 55,58。

⁴⁷ 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前引書，頁 32。



易近人。⁴⁸此外就是，以女性為對象的雜誌開始出現，而且閱讀人口不僅是女性，是以女性刊名來包裝一種平民大眾都能輕鬆閱讀，報導內容為日常生活的文章取向。

在這些雜誌上喜愛的作者前五名分別是菊池寬、杉山平助、竹田敏彥、山本有三、吉田絃二郎。

書籍方面，包含專門部學生在內最受歡迎的書籍前五名分別是賽珍珠的《大地》(11)⁴⁹、火野葦平《麥與軍隊》(6)⁵⁰、《人生論》(5)、《年輕人》(《若い人》)⁵¹(4)、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馬助夫的兄弟們》(3)。僅計入台北帝大部分，則相當分散，僅《人生論》、《卡馬助夫的兄弟們》、《蒼氓》、《學生生活》有超過2以上的票選，但最多也僅《人生論》5人，代表性不大。不過，在全國版的調查中，帝大生近期所讀受到感動書籍前五名是火野葦平《麥與軍隊》(1212)、《土與軍隊》(819)、《生活的探求》(596)、《居禮夫人傳》(139)與《大地》(139)。這部分與全國調查亦有相當大的差異。火野葦平應是當時重要作家，《麥與軍隊》在無提示的問題單，得到日本帝大生如此多人選讀，但是不含專門部在內的台北帝大生中卻僅1名，或者可以看出台北與日本藝文界的時差吧。

包含專門部在內，台北帝大學生喜愛的作者分別是：夏目漱石(19)、托爾斯泰(14)、賽珍珠(12)、芥川龍之助(介)(10)、火野葦平(9)。因為是無提示的問題，書籍的種類數目遠比報紙雜誌多，因此這份調查的出現的書籍與作者相當多，大多數的書籍與作者只有一兩票。

四、台北帝大學生家庭背景與畢業出路

(一)出身背景

⁴⁸ 鹽澤實信著・施孝忠譯《日本雜誌百年巡禮》，台北縣新店：三思堂，1995年。頁90。

⁴⁹ 括弧表購讀人數，以下同。

⁵⁰ 火野葦平早稻田大學休學，以《糞尿譚》獲芥川賞，《麥與軍隊》則是他評價最高的一部小說。與『土與軍隊』、『花與軍隊』並列為軍隊三部曲。

⁵¹ 原始調查沒有作者，疑為1937年石坂洋次郎(1900-1986年)的長篇小說。石坂洋次郎《若い人》，改造社，1937年。

「帝國大學」為名的大學，是戰前日本高等教育的頂端，在殖民地台灣其菁英傾向更為濃厚。前述生活調查父兄職業欄，同樣是無提示，由學生自由填寫。問卷回收後的統計資料則將各項職業精簡成 10 項，加上無職與其他欄。其中貸地業應是以土地收入維生的地主，和最後一欄無職可能有一部份是相同。其他欄是將宗教家、土地仲介、代書、旅館業、遊戲場等較特殊少數的職業匯入。

上述綜合的職業別中，醫、公、教、會社、銀行員等中產以上之階級，在各部學生家長中約佔一半左右，另外 20% 為地主（貸地業與無職）。醫、公、教、會社、銀行員在農林專門部更佔有 63%，其中官公吏家庭背景出身者在農林專門部比例高達 40%。醫學專門部則是相反趨向，醫、公、教、會社、銀行員出身背景佔了各類學生群中比例最少，農商工出身背景者卻佔 40%。

通常，理組的學生不論家族與出身，皆以醫學為最高目標。但是，比起醫學專門部，進入帝大各學部要花更多的資源，家境背景較中等的家庭，若子弟有能力考上相關上級學校，醫專會是比理農學部或農業專門部更優先的選擇。蓋對沒有良好家世背景的家庭，理農學門部不若醫學來得容易謀生。反之，對於父兄在政府部門任職的日本人而言，自農林專門部畢業後，很容易可以進入官廳或大會社，自然比較不需要擠入醫學部或醫專。根據歷年的《台灣統計書》台北帝大醫學部台、日學生約是 1:1，其他如文政學部則有高達 1:8 的懸殊，醫學專門部的台灣學生則超過日本學生。⁵²

⁵² 參閱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2 年。頁 151-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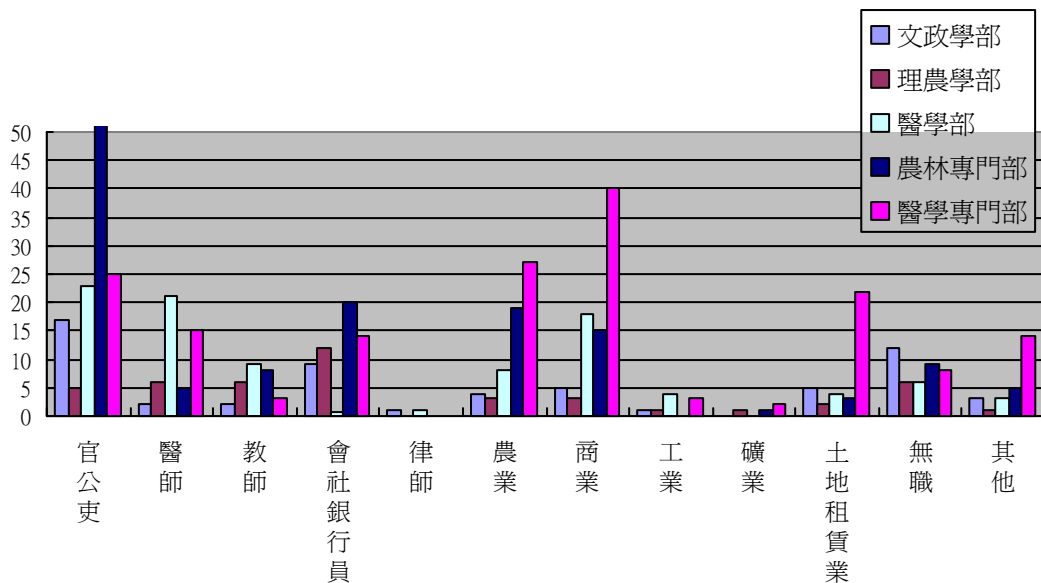


圖 9：台北帝大文政理農醫學部父兄職業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台北帝國大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頁 7 統計資料作成。)

(二) 畢業後的就業意向調查

根據 1938 年所做的調查，除了有 13.68% 尚未決定未來就業方向之外，還有 13 人約百分之八的人沒作答。農林專門部填答者有 143 人，9 位沒有作答，有 36 位學生還未能決定就業方針，約佔 25%，是各部中最高比例。醫學專門部填答者有 173 名，回收百分之一百，約有 11% 的人未決定職業。⁵³ 不論醫學部或醫學專門部，多數未來職業是開業醫，這是必然的。不過，也有一部分回答軍醫，兩者合計約佔 10%。農林專門部比較突出的是有 41 人，約佔 28.67% 計畫往中國大陸發展（或者含朝鮮在內的亞洲大陸，以下同）。在大學裡則僅理農學部有 4 名回答計畫前往中國，從數字上看來，似乎在理農類較多人有意

⁵³ 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前引書，頁 12。

願前往中國或南洋或籠統的「海外」發展，原因應是在當時日本對外擴張之時，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海外地區，對於農林理工等技術人員需求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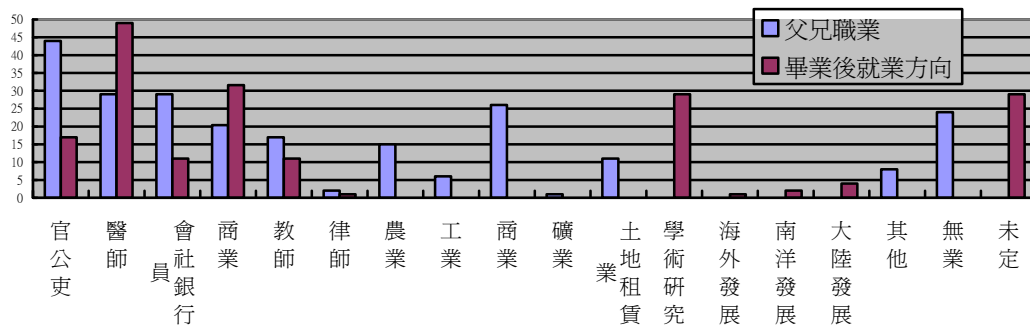


圖 10：台北帝大學生就業方向與父兄職業關連圖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台北帝國大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頁 7,12 統計資料作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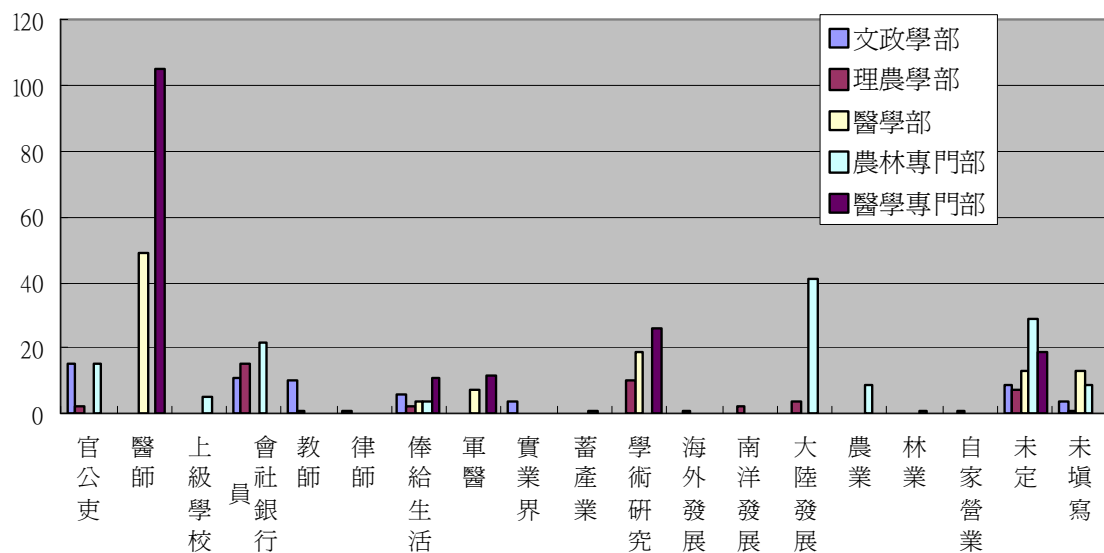


圖 11：台北帝大各學部與專門部學生就業意向調查表

(根據台北帝國大學學生課編《台北帝國大學學生生徒生活調查》，頁 12 統計資料作成。)



此外，大學的理農學部、醫學部，與農林、醫學附屬專門的畢業生，大學生繼續研究的企圖遠超過專門部，理農學部有 21% 的人想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農林專門部則無。前者更有高達 37% 的人希望進入相關會社或官公吏，但沒有意願進入農業、林業或畜產業。大概反應當時帝大畢業生的就業以出任技術官吏、研究學官上層統治階級的菁英主義一貫脈絡。從圖 11 看起來，理農學部與農林專門部的就業趨向最多元，醫學部最單純。文政學部以官公吏、會社銀行員、教師居就業意願前三名，律師反而不若想像中高。當然這僅僅是對學生的意願調查，與實際從事的情況應有落差。

(三) 畢業生的出路—以文政學部為例

台北帝國大學培養出台灣人學生相當少，這些極少數擠入台北帝國大學「窄門中之窄門」的台灣人，可說是當時社會中的人中之龍了吧，那麼，他們到底有沒有受到社會的重用呢？比起他們的日本同學，他們的職業取向是否不同？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為調查學生就業趨向，有一份格式統一的調查表，由應屆畢業生填上要求的就業條件、自己所具有的資格；例如是否有高等學校、中學校的各科目教學證書⁵⁴；特殊專長（通常填上大學參與的社團、興趣、有無擔任學生代表等等），以及最希望就業的前三名職業。由於資料之限制，筆者將以文政學部的就業情況，探討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就業之差別。自 1942 年起不少日本學生一畢業即入營，1943 年以後畢業學生大都無法得知其就業情況，因此僅以 1931 至 1942 年已知之台日學生就業狀況加以比較。

1931 年文政學部送出首屆畢業生，其中史學科僅畢業了馬東淵一與柯設偕。文政學部畢業證書的流水號由第一屆編起，柯設偕領到第三號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畢業證書。然而比起他的同學馬東淵一畢業即被內定為蕃族研究所囑託，得以繼續深造其南洋史學專攻，柯設偕則以其出身背景，回到淡水中

⁵⁴ 教師許可證的取得是，台北帝大畢業生只要加修教育概論，便能由文部省獲得中等學校、高等學校某一專科的教員資格，但是有資格並不代表一定能獲得任用。

學教育台灣子弟。柯是台灣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二女偕以利之子，馬偕在世唯一見過的孫子，並由馬偕受洗。柯設偕自淡水中學畢業後先入日本同志社中學與同志社大學預科，1926 年進入京都帝大史學部，隨後在台北帝大成立後轉入文政學部。柯設偕畢業時幣原坦校長有意介紹其任教「台北一中」，但柯設偕婉拒，選擇回到母校「淡水中學」。柯設偕的情況應是特例，由於馬偕之故，具有指標意義，其他台灣人，不可能得到校長之推薦，輕易進入台北一中任教。

從另一份「卒業生就職先別調」（畢業生就業意向調查表）中所看到的，柯設偕亦曾就職於鐵道部，馬東淵一則在滿鐵東亞經濟調查部門。⁵⁵從職業性質的連續性來看，顯然柯設偕無法得到較多可以累積的專業訓練。當然，這也許是個人生涯選擇的取向不同，但是有形與無形的民族差別待遇可能「暗示」相同學校同樣學科訓練的人，「自主」的作出不同的選擇。如台灣菁英聚集的醫學部醫學專門部，甚至根據一些當事人的回憶，留任當助手或無給職副手的台灣人，往往被諷以將來早晚都要當開業醫，沒有必要為研究那些基礎醫學而留在大學。

文政學部當中，政學科是灣人就讀最多。政學科就業分官廳、學校、銀行會社、其他（自營業、學生）等四大項來看，應屆畢業生填送學部的就業志願書，台、日學生並無明顯差別。多數人的第一志願均為官廳，如總督府各課，第二志願或為大學副手(或助手)；⁵⁶或是進入具有官方色彩的會社，如台電、台拓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台、日學生，滿洲國官吏在島外工作中均獲不少青睞。薪資高低並不是他們職業選擇的最高準則。1933 年臺北帝大副手月薪僅 50 圓，大學畢業的新聞記者月薪有 59 圓，考入滿洲國官吏培養所的大同學院則有月薪 60 圓。⁵⁷但是以副手為志願的台灣人仍相當多。

⁵⁵ 台大校史檔案「卒業生就職先別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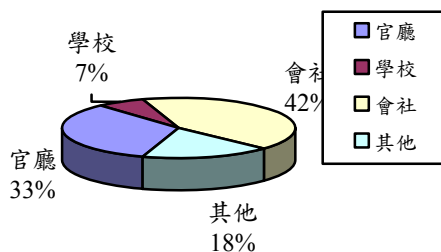
⁵⁶ 副手制度是為大學畢業後繼續在校研究而訂定，為無任官之助手，不在學校職員編制內，視學部不同有給予俸給或不給予，例如醫學部就有不少不支薪的副手，其經費由各教室經常費支給。

⁵⁷ 大同學院創於 1923 年日本扶植的政權「滿洲國」成立之時，隸屬於「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管理，是「滿洲國」建立近代法治國家體制的重要機構。該學院是「滿洲國」的官吏訓練中心，在各地招收專門學校與大學畢業者，經過考試通過者，於大同學院進行為期六個月至一年



以台灣學生人數最多的政學科，或許可以回答本節開頭所提的艱難問題——就業市場上民族差別的作用程度如何？根據文政學部畢業生就業調查資料統計，以全體文政學部已知就業人數之總數 198 為基準，不分民族別政學科就業的排名，依序是會社(約 42%)、官廳(約 33%)、其他(約 18%)、學校(約 4%)，其他欄包括畢業後又進另一學院就學之學生身份、自營、從軍以及就業狀況不明。見圖 10。以台灣人畢業生全體總數 35 人為基準的排序，實際就業順序分別是會社(51%)、官廳(26%)、其他(14%)、學校(9%)。以日人畢業生總數 163 名為基礎，其就業趨勢的比例排序則是會社(40%)、官廳(35%)、其他(19%)、學校(6%)，政學科的日本畢業生有四成進入官廳學校等政府機構就職，但他們的台灣人同學，雖接受了相同的訓練，但是能夠進入官廳機構任職的比例卻低於日本人。

圖 12：1931-1942 年文政學部政學科畢業生就業趨勢圖



的教育，成為「滿洲國」官吏。1938 年「滿洲國」文官令施行，更確立大同學院在「滿洲國」政府的地位。即使是大學畢業並通過文官考試以及現職官吏通過文官考試合格者，均須入學大同學院。文官考試科目分必須科目與選擇科目。必需科目需考 1.基本法 2.民法 3.經濟學 4.東洋史 5.語學（任選應試者常用語之外的滿語、日語、蒙古語、英語、德語、法語及俄語其中之一） 6.常識。選擇科目則有哲學概論、世界地理、社會學、財政學、經濟史、商法、刑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學院為標榜民族共和，除日系、蒙系之外尚有中國系、朝鮮系、俄系等諸民族將被登用之官吏。因之，學院分兩部制，一部是能理解日語的日系學生，二部為不懂日語滿族系、蒙族系等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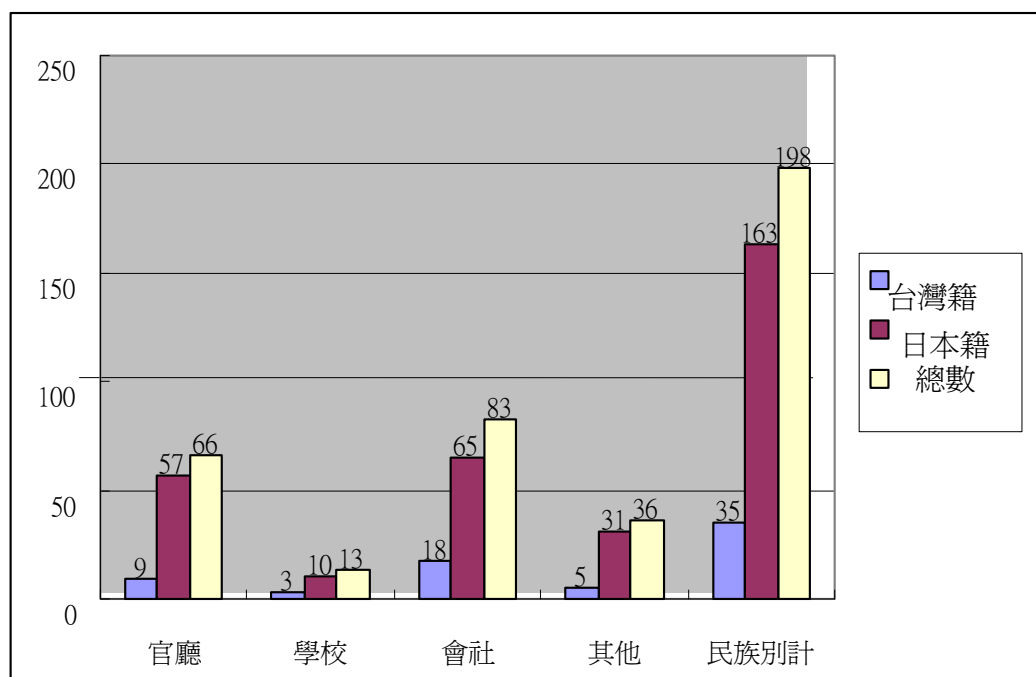


圖 13：1931-1942 年文政學部民族別就業趨勢

雖然台人畢業生進入學校的相對比例（指以爲數甚少的台灣籍學生總數爲基數的比例）較日人高，但都是以副手的資格，而非正式職缺的大學助手，他們多半擔任副手不久即離開現職轉入會社工作。主因乃是副手是在學術圈邊緣，若不能獲得拔擢，則無未來性可言，若是同學或比自己更低幾屆的後輩助手或副手獲得較高的職務，幾乎是暗示升遷無望。以進入大學爲助手的例子來看，日人學生秋永肇 1931 年畢業，其就業志願調查表明「希望進入大學院就讀」，隨即在 1932 年成爲政學部助手，1938 年即升任爲講師。另一位政學科經濟史領域東嘉生於 1932 年畢業，並爲大學院生，隨即擔任經濟學研究室助手，1937 年擔任講師，1943 年成爲助教授。兩位都是政學科自身培養起來的後起之秀。此後還有山下康雄（1932 年畢，法學士）亦自文政部畢業擔任講師。



同樣在 1932 年畢業的鍾璧輝，同年擔任文政學部副手，1940 年成為政學部助手，此外，1938 年畢業的張松標亦於該年成為政學部副手，但 1942 年兩人都離開學校的職務。鍾璧輝任職報社（一說興南新聞，一說海南迅報），張松標則於自家營業。也許是個人之才情不同，也許是機緣不足，無論如何，政學部畢業了近 50 名台灣學生，是文政學部台灣人最多的領域。不少人也有志於學術研究，但不能獲得講座教授之青睞與提拔，終歸為人作嫁。

文政學部在日本統治下沒有養成任何一位台灣籍講師或大學助教授職，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情況不是文政學部所獨有，理農學部也好，台灣學生最多的醫學部（情況稍好但是台灣菁英更多集中於此）都有類似的狀況。無論多數教授在教學中有無民族差別，制度上的差別待遇，台、日籍畢業生出路已差異卻昭然可見

結論

戰前日本教育最頂端的帝國大學群，在 1928 年台北帝國大學繼朝鮮之京城帝國大學之後而成立；實則兩校籌設時間幾乎是一致的；這是日本帝國大學體制擴散到殖民地的里程碑。從東京帝大發展出來的帝國大學體制，其學校組織橫移到殖民地後，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官制身份的帝大教授，在台灣的地位仍舊崇高無比。大學組織在草創初期有「功勳集團」的大教授，形成學閥競逐，致妨礙教授會之大學自主權。當然就教育制度與教育組織發展而言，這種情況也許並非殖民地之故，無寧乃後設之帝國大學的普遍情況。不過，就學術系譜而觀之，卻是關乎來到台灣的流派與學術傾向。

此外，本文藉由出版品與調查資料、學會活動報導、回憶錄，掌握當時帝大學生在殖民地台灣的大學校園文化。綜合來看，台北帝大的學生，在學會與相關社團上有豐富活動，並發行相關師生刊物。不過學術活動對學生生活的影響力，很難具體評估。日本二次大戰前的高校生與帝大生；常被視為深具吸收外國文化精神，思考活潑開放的一群，依當時的學者研究，顯示他們關切的已非受高等教育的高校、帝大生是否能吸收更多西方知識，反而擔心這些日後即

將是日本文化指導者，其思想、教養受外國文化的影響超過本國，反應當時欲將國體精髓「灌注」到帝大生的焦慮。正是在此一背景下，促使官方進行大規模大學生生活調查。以台灣的調查來看，台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應是受國策思想影響最深的一群學生。他們有超過八成比例看《台灣日日新報》，遠超過各學部與醫學專門部的比重，先看軍事欄、其次社會與政治。崇拜的人物中，六位崇拜希特勒當中，四名出身農林專門部，在修養項的調查中，以參拜神社為修養的比例，也是農林專門部排第一，連前述就業意願，也和國策緊密連結。

台北帝大在教養方面的閱讀情況，若以愛讀雜誌的排序，基本和日本國內帝大生並無二致，這種因為小學、中學及高等學校之教育歷程相同，在現代媒體—報紙、雜誌、電影等普及化之下，形成相似的價值觀與文化趨向的共時性。不過報紙閱讀調查，這種共時性的情況卻稍稍不同。至少有兩項差異出現。其一是，在台灣發行的地方報躍上檯面。其中，具有類官報色彩的《台灣日日新報》居購讀報紙第一名。此外，台灣人所辦的《台灣新民報》亦入前五大報，甚至在台灣人學生較多的醫學專門部，《台灣新民報》與日本國內大報《大阪朝日新聞報》並列第二，同樣在台灣人學生較多的台北帝大醫學部，也超越《東京朝日新聞》名列第四。前者可以看出，由於報紙每日出刊，在運送上因殖民地之故，因為與內地交通遼遠而「共時性」效應降低不少。後者因為學子當中有較多殖民地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本地人的報紙也得到較多的閱讀人口。

不論是帝大生或附屬專門部學生，其出身背景無論日本人或台灣人，其家庭大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父親或是官吏或是擁有相當土地的地主，較其他同時代同年齡層的人擁有優渥經濟條件。反應在娛暇休閒活動上，一個月看 3 次電影、打網球、騎馬，呈顯出帝大生在社會中的階級地位。

然而，除了前述因為位於殖民地有台、日學生之別，因為戰爭氛圍日益擴張，引起的國粹思想傾向之外，從他們所觀看的電影外國片（非日本片）超過國片，他們欣賞的作家或文學作品亦不乏外國作品與作家，排名前面甚至第一的是外國翻譯名著《大地》、作者是賽珍珠，是《戰爭與和平》的托爾思泰、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馬助夫的兄弟們》，描述的多是被苦難折磨的平民。這些也是都我們如今中學、大學生所必讀之世界名家名作。顯然，當時的大學文化中，仍有一個穩定的文化—或可稱之為現代的連續性—貫穿時空的價值觀。